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浩 文/图

总算把雨盼来了！8月28日傍晚，重庆市开州区竹溪镇白云村，乌云密布，细雨纷纷。紧绷了半个月的柑橘种植大户张蓉，终于可以松口气。

今年重庆遭遇了1961年以来最严重高温干旱：气温最高、时间最长、范围最大、降水最少。据重庆市水利局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8月23日，重庆197条河流断流，90座水库干涸，36个区县累计因旱受灾人数195.7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23.58万公顷。

面对大面积持续干旱，有限的水源显得十分珍贵。围绕着坑塘、水库、洒水车等等，人们不断争取并且争议着获得水资源的权利以及能力。无论如何，都在期望着给地里的庄稼喝上一口水。

水源吃紧，杯水是金

下雨了，张蓉能睡个踏实觉了。她已连续熬了14个通宵。8月中旬，老家的树苗晒干死后，她才意识到这是一场大旱，回到白云村就立即着手抗旱。

事实上，这是一场长达近50天的干旱。正如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抗旱减灾中心主任吕娟对媒体分析的那样，干旱和洪水不同，并不会在短时间内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而是有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就像从量变到达质变”。所以张蓉才会后知后觉。

柑橘是开州区受旱最严重的农作物，开州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王才毅告诉记者：“8月中旬，水稻、玉米、李子、梨等基本已采收，而重庆的柑橘品种多为春橙，当前正是柑橘挂果、生长的最佳时期，因此受灾较重。”截至8月30日，据开州区农业农村委统计，全区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受灾面积199219亩，经济损失约4235万元，柑橘受灾面积102800亩，经济损失约10419万元。

抗旱期间，每天下午3点，张蓉就要开始准备晚饭，因为工人5点开始浇水。这也是她最不愿看到自家柑橘树的时段，耷拉的树叶和晒焦的果子让她看了焦心，内心的焦急和酷热的炙烤，使她身心俱疲。一直到次日凌晨5点，20名工人分两批作业才能浇完800多亩果园，他们操纵着洒水车、水棒、高压水枪，分别在高中低地段浇灌。而张蓉也不能松懈，汗如雨下也要“盯紧”抽水机房，生怕停机。等到清晨再看，舒展的枝叶又给了她希望。

干旱下的洒水车，一车难求。张蓉还算运气好的，500元一车每晚能租到6车，洒水车也浇灌到道路两旁的树。开州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果品站站长付世军介绍，开州地貌是“六山三丘一分坝”，63%为山地，因此果园主要建在山上。许多果园洒水车无法抵达作业，即使能到，有钱也未必能租到车。

8月25日一大早，白鹤街道的柑橘种植龙头企业负责人郭伟就在路边等待。得知投保公司要派一辆洒水车来，他一夜未眠。洒水车一到，立即安排工人浇灌。

“别对着树喷，朝地喷，最好是打窝子（挖坑）灌溉。”果品站副站长魏静萍纠正道，这种浇法，今天浇了，明天还得浇，在有限的水源、极端高温干旱的条件下，采取科学的抗旱技术才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为应对极端高温天气，8月初，区农业农村委成立领导小组统筹抗旱工作，组建了13个服务队分赴旱区指导农业抗旱减灾。”魏静萍说，自己就是其中一队，洒水车也是他带过来的。开始的抗旱指导效果甚微，因为果农最缺的是水，于是他立即组织保险公司等抗旱队伍，对方负责把水送到地头，他们配合做技术指导。但是有些事情，郭伟也表示无奈：40℃以上的高温天气不敢找人、也找不到人干活，只能喷多少是多少。

更难找的是水源。给郭伟派车的，是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州区支公司农险部负责人陈国竹，她告诉记者，洒水车每天只能自带一车水进村，后续取水成了普遍难题。

果然，郭伟这儿也不例外，原本定好的取水点洒水车上不去。找到了合适的取水点，还要过管理方这一关。郭伟耐心地跟堰塘管理人商议：“人饮肯定会优先保证，也不会影响你养的鱼。”最终还是因为二人是亲戚，抹不开面子，对方才勉强同意取水。洒水车一边抽水，郭伟就拿着石头在池边作标记，估算用水量。

还好郭伟并不全然依赖这一水源。有着3000亩果园的他防范意识很强，7月初高温少雨时他就察觉到旱情苗头，提前做好了防御，靠着蓄水池、防旱池，滴灌设备支撑了40多天，再加上协调到的水库、堰塘，勉强可以自保。这几车水，于几千亩果园而言如同杯水车薪，但仍被郭伟看作雪中送炭，大旱之下，杯水是金，“能保一棵是一棵”。

郭伟无疑是幸运的。有些果园虽设施先进完备，可由于附近缺少水源，大部分果树都已干枯。经历了这场大旱，果农们不再感叹：再先进的灌溉设施，终究也离不开水源。

到了8月底，张蓉等人已不再奢望保果，“下血本”只为能保住树。她粗略估算，人工、洒水车、微肥配比等每天成本需要5000至6000元。旱情每持续一天，对她都是极限挑战。“我每天要刷上百遍天气预报，最多还能坚持四五天，如果29号不下雨，只能宣告破产。”说着，张蓉湿了眼眶。

付世军说，当地农民常把柑橘叫“柑子儿”，农民把柑橘当成儿子在看。大旱时期，为了灌溉，大伙儿打井水、抽河水、租洒水车、用自来水甚至买鱼取水，什么招都用尽了。对农民而言，庄稼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饮水、灌溉，谁先后后？

17公里外，梨树种植户小杨就没这么幸运。村庄靠山、缺水，附近只有一口集体大堰塘。一周前，小杨发现梨树枯萎时，抽过一次堰塘水，被阻止了。听说不让抽水，又找不到水源，另一名种植户老张干脆直接放弃，她没到梨树地头看过一眼，说是省得瞧



8月26日下午，在开州区正安街道白华水库，辽叶村村民坐在洒水车上协助抽水。

大旱之下，水权之“争”

极端干旱气候下，既要靠天降雨，又不能只等降雨。当甘霖来临，只有坚持到最后才能得救。晒得焦干的辣椒、豇豆、茄子、橘子、树苗等渴死在生长的路上，每一棵奄奄一息活下来的庄稼都是农民不离不弃的执着。这个夏天，每一位边等诗降雨边积极自救的农民都可敬可佩，大旱之下那些保百姓生活如常的人，亦值得称赞。



▲开州区正安街道“翰林居·桃李缘”果园，洒水车正在喷水救苗。受访者供图

►图为被晒坏了的金翠李。



了伤心。

8月26日上午，小杨推开驻村工作队队长办公室的门，希望队长能帮忙协调用水。队长打电话向村里了解情况后，表示爱莫能助：村支书说堰塘的水要留着保人的命，抽不得。小杨知道，越到后面，缺水越严重，抗旱越艰难。但他也不解：饮用水源自别处，即便要将堰塘的水留作保底，难道就完全放弃农业灌溉？

“能不能估算出人畜用水量，拿出富余用于浇灌？”小杨再问，对方也很无奈：你家抽了，大家都要抽怎么办？据了解，全镇水源十分紧张，部分居民生活用水都存在困难，一些偏远村已送水半个月。从办公室出来，好心的工作人员安慰小杨：天气预报说还有两天就下雨了，再坚持一下！

高温大旱下，人畜饮水与农业灌溉之间的用水矛盾加剧。小杨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村小组，只有两口堰塘有水，其中一口还存在渗漏。倘若再旱下去，他就只能去打井取水。

26日傍晚，在正安街道辽叶村的山顶上，青山连绵，池水粼粼，夕阳拉长了洒水车的影子。“谭主任，刚抽你就来了。”抽水师傅主动向谭述田打招呼。三年前，正安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高级农艺师谭述田到辽叶村担任驻村工作队队长，用384户农民土地使用权作为股权，成立翰林居桃李缘专业合作社，发展千亩桃李产业。今年是试投产，就遇到了大旱。

高温和干旱的叠加，温、光、水、气、肥等综合影响，造成植物成熟口数缩短，果实就会提前结果；如果水分供应不足，植物茎叶生长不健，就会形成畸形

果或无法长果，谭述田介绍说。因此，提前半个月，他们就抢收了2万多斤金翠李。

眼看大雨久盼未至，大量树苗奄奄一息，村里从8月19日开始抗旱保树。一车难求之下，正安街道党工委书记谭爱中为辽叶村协调到了一辆洒水车。正在抽水的，就是这辆车。他们粗略估算了下，几天来通过洒水车浇灌，挽回即将枯死的苗木1000余株、经济损失80万元。

谭述田告诉记者，这次大旱全村没有缺水户，目前他们还没有送过饮用水。非常时期“无为”的底气，全靠平日的“有为”。这就要说起三年前他来村里做的另一件事：调整用水顺序，解决人饮问题。

辽叶村面积12.8平方公里，微型水库4个，正常年景下，年降水1400毫米左右，基本能满足人饮自

给。村里明确4个水库用水先后顺序：人畜用水为第一序列；灌溉用水为第二序列；门市经营、工业等用水为第三序列。“当年修水库，就是为了防旱灌溉，你凭啥子把它转为人饮？”当时这一措施引起不少村民的不满。但是经过多番做工作，水源的问题还是解决了。

谭述田说，农村人饮不能持续，重点是管理不到位。因此，街道提出“民主定价、保底收费、邀标管护、提取公积、小灾自救、大灾公助”24字管理办法，组织成立了村用水协会进行管理，召开村民大会，确定管道维护和水费标准，同时还竞聘出“管员”。

人畜饮水保证了，第二序列的农业灌溉用水如何解决？当时，正安整治了一遍山坪塘，为灌溉蓄水打下基础。行走在辽叶村，每隔几户，都能看见大小不一的水塘。目前，全村63口山坪塘，还有大半堰塘有30%的水；等到山坪塘无水可用时，才能按10元/吨标准抽取水库水灌溉。

“不只辽叶村，今年整个正安没有出现人饮缺水、断水现象。”谭爱中说。早在8月初，正安街道党工委就做好了抗旱预案，抢修供水管网的管道设施，分类别、分时段合理配置，确保村民正常供水，及时解决9个社因供水源枯竭、427户1115人零星缺水的问题。危急时刻见真功底，正安挺到了大雨来临。

水火“夹攻”，何以应对？

就在人们为人饮、灌溉拼尽全力的同时，还要面对山火的威胁。

连续多日的高温干旱，让重庆备受“烤”验。8月17日以来，重庆涪陵、巴南、江津、大足、铜梁、北碚、璧山、长寿等地相继发生多起山火。8月26日，长寿万顺镇火场、北碚璧山火场宣布明火扑灭。至此，重庆市全部火场明火已扑灭，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不要燃火灰（秸秆）！”看到不远处飘起的烟雾，几名村干部急忙赶到居民家门口，奋力扑灭火苗。这是在白鹤街道某村，记者见到的场景。前一秒，他们还在洒水车旁，了解抗旱情况。

高温干旱天气下，森林自燃几率极高。

8月21日下午，得知竹溪与正安交界处着火了，正安动员一百余人前往支援，司机李师傅就在其中。见火势迅猛，李师傅等人抓紧行动，大伙儿纷纷砍树、用挖掘机铲土，迅速挖出了一条隔离带。没想到，火顺势燃到了赵家街道地界，救援队伍又急忙赶过去，支援赵家救火。这次火情，从区到村反应迅速，应对及时，出动11支应急救援队伍近400余人，在奋战18小时后将余火扑灭。

据介绍，经过这次教训，全区更加重视森林防火，智能监控预警、宣传车、流动喇叭、警示牌等齐上阵。各村增加了巡逻频次，不时还派人蹲守，但农村地形陡峭复杂，人户分布分散，防控难度很大。

他们太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了，然而几乎就在雨到来的同时，重庆市应急局发布消息：8月28日19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对城口县、开州区、巫溪县、云阳县、奉节县等12个区县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开州区等6个区县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同样备受“煎”熬的四川，在早几天迎来降雨。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干旱之后，很多土体已经发生干裂，如果遇到强降雨或者持续降雨，雨水必然渗入土体，很容易就形成崩塌、滑坡，如果雨量特别大，还会形成泥石流。

“等到雨落下来，还会掉很多果和叶，一定要注意防范。”几天前，魏静萍指导果树浇灌时，也提醒郭伟。果不其然，久旱逢甘霖，气温从40℃骤降至20℃，许多农户头天抗旱，次日就要防涝。

“未来气候变化叠加人类活动影响，我国农业、水文和生态干旱风险等级可能进一步增大。”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张永强研究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全球变暖，升温使得水文气象要素的变率增大，部分地区干旱或洪涝的频率都可能增多。

极端干旱气候下，既要靠天降雨，又不能只等降雨。当甘霖来临，只有坚持到最后才能得救。晒得焦干的辣椒、豇豆、茄子、橘子、树苗等渴死在生长的路上，每一棵奄奄一息活下来的庄稼都是农民不离不弃的执着。这个夏天，每一位边等待降雨边积极自救的农民都可敬可佩，大旱之下那些保百姓生活如常的人，亦值得称赞。

王才毅说，在大雨降临前，开州区农业农村委就按照农业农村部、市农业农村委相关指示要求，作出弥补旱灾损失的补救举措：抢收秋粮减少损失；增蓄再生稻增加产量；增补秋马铃薯、二季甘薯、早熟豌豆等晚秋作物；开发撂荒地种粮扩面；补秋粮损失。

今年南方大旱波及广泛，农村用水矛盾暴露出当前个别地区农业水利设施建设、水源保护、农村饮水管理问题。据了解，在一些村，水塘年久失修，漏水严重，淤泥堵塞，无法蓄水灌溉；也有的村，因开矿、开山炸石和建厂等原因导致缺水、水质污染、甚至河水断流，存在用水安全隐患；还有的村，自来水管老化严重，管理缺失，缺水、断水情况时有发生。

如今，久旱盼到了甘霖。一场大旱、一场场火灾，也让人们警醒，对大自然应存敬畏之心。

“今后，我们要重视水利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等，树立防患意识，打牢基础，用更科学的方式防旱防涝。”开州区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谁能知道明年是怎样呢？面对不可预估的未来，人们要做足准备，拿出更大决心和智慧。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公众号“零度往上”

